



陕西出版基金資助項目

「十二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關學文庫

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

文獻整理系列

韓邦奇集

(下冊)

「明」韓邦奇 著

魏冬 點校整理

西北大學出版社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

陝西出版資金資助項目

「十二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關學文庫 總主編 劉學智 方光華

文獻整理系列

韓邦奇集 (下冊)

「明」韓邦奇著 魏冬點校整理

西北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韓邦奇集：全3冊/[明]韓邦奇著；魏冬點校整理．—西安：
西北大學出版社，2014.12

(關學文庫/劉學智，方光華主編)

ISBN 978-7-5604-3547-3

I. ①韓… II. ①韓…②魏… III. ①韓邦奇(1479～
1555)——文集 IV. ①B248.99—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4)第312449號

出品人 徐曄馬來

篆刻 路毓賢

出版統籌 張萍何惠昂

韓邦奇集 [明]韓邦奇著 魏冬點校整理

責任編輯 馬平 裝幀設計 澤海

版式統籌 曹勁剛

出版發行 西北大學出版社

地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號 郵編 710069

網址 <http://nwupress.nwu.edu.cn> E-mail xdpress@nwu.edu.cn

電話 029-88303593 88302590

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

印裝 陝西博文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
開本 720毫米×1020毫米 1/16

印張 122

字數 1897千字

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書號 ISBN 978-7-5604-3547-3

定價 428.00圓

苑
洛
集

苑洛集 卷一

洪範圖解序

昔者上天式教，出書於洛，大禹因書以第疇，箕子因疇以衍義，九以綱之，五十以紀之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，燦然明備，古今所謂洪範者也。有宋蔡九峰氏，因律呂之變，悟洛書之旨，乃推數而贊之辭，由占以致其用，洩大禹之神藏，發箕子之妙用，而範之爲範，總於稽疑矣。

大哉範乎！上配周易，洪纖吻合，無毫髮爽，其爲占也，著皆五十，用皆四十有九。洛書體方而用圓，圓者用三，故揲以三；河圖體圓而用方，方者用四，故揲以四。奇以三乘，三三爲九，九九八十一，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；偶以四乘，二四爲八，八八六十四，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。至於分卦揲歸，終始皆同自然配合，若天地陰陽，不可少其一。雖康節之經世，亦別爲機軸；太玄、潛虛之屬，安能涉其波流乎！夫義、文之學見於易，禹、箕之學見於範，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，箕子既沒，不得而傳焉。九峰生於二千餘年之後，始紹其絕，理由心得，業不師傳，其功懋矣！當宋時，五星聚奎，實範成之兆。其他諸儒，明道立德，注釋經書，固漢唐以來儒者之常，不得與於斯也。數辭未備而蔡子卒，乃又絕矣。龍峰氏補其缺辭而訓釋之，其義復明。然棋有陰陽，著惟奇偶，而考占未備焉。至於今，其殆將又絕矣乎？洪範傳曰：「象以偶爲用者也，有應則吉；範以奇爲用者也，有對則凶。」又曰：「正數者，天地之正氣也，其吉凶也確；間數者，天地之間氣也，其吉凶也雜。」此範學傳燈之秘也。著之篇末，以示讀範之士云。

正蒙拾遺序

學不足以一天人、合萬物，不足以言學。吾讀正蒙，知天人萬物本一體也。

混沌之初也，一元之氣，渣滓融盡，湛然清寧，而萬象皆具一極中，易所謂「太極」，天之性也。及其動靜繼成之後，氣化形生，並育並行，是天率天之性而行，是之謂「天道」，夫子所謂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中庸所謂「道並行而不相悖」者也。人生之初也，天賦之理，無偏不倚，凝然靜一，而萬行皆備於其中，書所謂「降衷」，人之性也。及其感通幾微之際，形生神發，隨接隨應，是人率人之性而行，是之謂「人道」，子思所謂「率性之謂道」，夫子所謂「天下之達道」者也。「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」，流行上下之昭著者，至於蛙鳴蟬噪，蟻走蠅飛，皆天道也；親親仁民，忠君敬長，明體適用之大者，至於一言一動之發，一事一物之處，皆人道也。君子之自強不息，即化育之川逝如斯夫，道一而已矣。

道也者，蓋皆指其發見流行、顯仁之用、踐履製作彰施之功，豈論於無聲無臭、不睹不聞之際哉！不有卯乎？黃白耳，雖未之見也，羽、血、骨、肉、心、肝、腸、腎，缺一而雖不完，卯則雖之極也。不有核乎？仁種耳，木未之見也，花、葉、枝、幹、根、株、果、實，缺一而木不完，核則木之極也。卯、核者，即雖、木之本體，不離乎雖、木，不離乎雖、木而爲言耳。

夫天地者，萬物之父母；萬物，天地之子也。子有不肖父母者乎！天地萬物，其始也，先有生，後有成；其終也，先消成，後消生。生而少，少而壯矣，壯而衰，衰而滅矣。天之開也，斯昭昭之多，積一萬八百年而天始成；地之闢也，一撮土之多，積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，山以漸而高矣，海以漸而大矣。若一開闢焉，天地山海即若是之高且大也，則是人一出乎胎也，即發委地而須拂膺，堂堂七尺之軀，經營幹理通達萬變矣；木一出乎核，即合抱參天，果實俱完矣。有是理乎？其消也，天吾知其日削其圓，地吾知其日損其方，山吾知其日卑矣，海吾知其日小矣。但其化幾微，人不之覺焉。如今目前之世，萬民萬物，濟濟林立，忽一日而盡皆沒滅，亦可傷也。

是故造化之運，消長之機，方混沌即漸開闢，方開闢即漸混沌，如圓無端，無一息之停。長於子漸至於巳，開闢極矣；消於午漸至於亥，復混沌矣。自子至寅，歷三時而形象備，自酉至亥，歷三時而渣滓盡。然則一元十二辰，混沌者六辰，開闢者六辰，一歲之候，晝夜之道也。唐、虞、三代，當午之正時，雍風動之，化其盛極矣。前此以來，渾厚敦龐，日進于文明，後此以往，澆漓乖賊，日趨於漸盡。嗟夫！今午日昃，一代降於一代，造化老矣，孰能挽回唐、虞、三代之治乎？創業之君，守成之賢主，不過服藥節食，使少病康強爾，固不能紅顏黑髮，如少壯之年也。張子曰：「太虛無形，其聚其散，變化之客形爾。」又曰：「知虛空即氣則無無。」察乎此，則先儒所謂「道爲太極，其理則謂之道」，老氏所謂「無」，佛氏所謂「空」，不辨而自白。孟子曰：「經正則庶民興。」君子反經而已矣。凡此皆正蒙之本旨，諸注之所遺也，謹爲之拾。

樂休園詩序

雄山仇子既家食，乃作園，園名「樂休」。既而詠以詩，既而賢士大夫遊于園者和之，既而和之者眾，合爲集。而仇子沒矣，仇子之弟儀賓君森刊諸木。

夫樂者，情之一也，無往而不在；樂休者，休之樂，樂之一也。夫樂者，情之正，動以天，自足於己，而不累於物者也，何假於園與詩哉！夫園與詩，適以寄此樂，言此情而已，樂固不在乎是也。嗟夫！情既熾而物是役，世之人知樂之真者，鮮矣！夫苟得是樂之真也，則雖無是園與是詩，亦樂也；夫苟不得是樂之真也，則是園與是詩，喪志而逐物，憂之媒也。夫樂，無往而不在者也；憂，不出其位者也。時行則行，所以儆戒盡瘁者，皆樂也；時止則止，所以省身勤家者，皆樂也。古之賢聖，所以憂勤惕勵，無時豫怠者，防此樂之或喪耳。夫苟既休矣，謂榮名利達之所不繫，遂乃軒然自得，快然自娛，徜徉於山水花木詞翰之間，置生事世故於不聞，此眾人之所謂「樂」。而君子之所甚憂者也，其如真樂，何哉？如吾仇子，則知樂之真而不役於物者也。何以言之？觀仇子之家範可知矣。觀仇子之家範，則其所以憂勤惕勵者，可考也；而所以

處乎休者，可考也。然則仇子之樂，豈真在於園與詩哉？

啟蒙意見序

夫易，理、數、辭、象而已矣。理者，主乎此者也；數者，計乎此者也；辭者，述乎此者也；象者，狀乎此者也。圖書者，理之與也，辭之方也，數之備也，象之顯也。是故聖人觀象以畫卦，因數以命爻，修辭以達義，極深以窮理，易以立焉。

自夫子稱相蕩，而先天之義微。微之者，後儒失之也。夫相蕩者，自八而六十四者也；先天者，加一倍者也。其本同，其末異，其生異，其成同。而漢以下，莫能一焉。宋邵康節氏自八而十六，自十六而三十二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；朱晦菴氏爲之本圖書，爲之原卦畫，爲之明蓍策，爲之考占變。於是乎易之先後，始有其序，而理、數、辭、象之功懋矣。奇也，魯而善忘，誦而習之，有所得焉，則識之於冊，將以備溫故焉。奇也，愚而少達，思而辨之，有弗悟焉，則自爲之說，將以就有道焉。是故爲之備其象，盡其數，增釋其辭矣，理則吾未如之何也。

刻關西奏議序

奏議，少師大學士邃菴楊公，先後蒞關西經略疏也。弘治中，孝皇用廷臣議，敕公以御史中丞督馬政，嗣改撫全陝。未幾，授鉞總制三邊。正德中，以大學士謝事歸。今上以大司馬兼御史大夫，起復總制。奏議事類三：茶馬、巡撫、總制。卷十八，凡一百九十四章，大抵皆籌邊策也。先已板行，然各爲一帙，侍御劉公哀而爲一，復刊之。蓋期逖流遐布，風斯世也，以序屬奇。

夫國之大事在兵，而邊兵爲尤大。邊務者，在今時尤當急，爲處畫而不可頃刻忘者也。昔漢、唐、宋之興也，當北敵之

盛，冒頓、突厥皆一時雄桀，遼、金則儼然強大鄰國矣。當其時，君臣上下，日夕講求，惟和親、征戰、歲幣之務，是故備邊之法爲甚詳。我國家隆興，當北敵之弱，元自太祖以來據有淮北，世祖奄有中華，承平百年，諸寇皆化，而與中國之人等。前代當承平之時，武備雖弛，尚有備邊之兵，元則華夷一統，雖邊備亦廢，矧其人驕佚怠惰，服役惟漢南之民，豈惟與中國之人等？且中國之不若矣，我高皇遭將北定中原，元順奉首漠竄，而大命革矣。又值我文皇之英武，乘百戰之威，提兵北狩，窮追遠討，彼以素昔屋居粟食之人，一旦而處露宿茹血之地，身不勝甲冑，手不習干戈，駿奔脫生之不暇，又安敢向南發一矢哉？當其弱也，是故備邊之法較先代略焉。距今幾二百年，彼之生養教訓，復其故性，而內地雍熙日久，人不知兵，往歲敵人上谷則犯我畿甸，入雲中則掠我太原，入上郡則環慶以北所過無遺民，幾已可虞，漸不可長也。漢儒有言：「識時務者，呼爲俊傑」。公之文章，著在關陝，侍御公獨取是編而表章之，揚先烈作國兵先，真知時務之要者哉！自時國內豪傑如霍、衛者，振奮而起，宣我國家之素威，挫彼屢勝之強敵，爲中夏千萬年之計，孰非公之遺教，孰非侍御公表章之功哉！是編也，燦若景星，人所快睹，奇也安能贊一辭！

梁園寓稿序

山林多隱逸之士，田野多廢閑之才，下僚多宏碩之器，此世亂之徵也。載觀往古有道之時，園數千里之遠，農商工賈之外無餘人。間有一二，則懸車之老，或罪戾之夫也。予讀夏臺王先生梁園寓稿，夷論其世，深有感焉。先生晉之夏人，所著有敝帚集、山林樵唱、克復自驗錄及斯稿。敝帚集弘治中已刻之木，中憲先君爲之序。茲夏尹高君又將刻是稿，先生曾孫繼善，從予遊，請序之稿首。

先生問學該博，義理淵微，文章典雅，詩律清新。生哀元之季，不屑苟祿，隱居中條山。講學稽德，若將終身焉。洪武中，徵拜翰林，編修晉之產。先生同時同德杜公，徵拜爲尚書，壺關四賢，共惟登庸焉。

昔箕子有言：「五事曰聖，俊民用章，國乃平康；五事曰狂，俊民用微，國乃不寧。」元至正間，非無鷹揚豹變之人，以供壯猷熙績之用。當其時，上恣下慢，疇敗倫數，晝夜額額，敷同罔功。志功名者，播棄而不錄；志道德者，珍修以自藏。於是主勢日孤，國脈日絕，群雄並起，而天下大亂矣。我太祖高皇帝，以聖武之德，承神天之運，光復華夏，垂創緒業，成湯、武吊伐之功，致堯、舜平協之治，凡資以爲耳目股肱之用者，彬彬濟濟，景附雲從，多先元之遺賢也。夫天下之治忽，係乎賢；賢才之出處，觀乎德。古之善謀國者，乾乾翼翼，自周圖終，崇玉鉉金鼎之愛，保護而重惜之，孰肯爲淵以驅魚，爲叢以驅雀哉！是故漢有二傑焉。蕭何者，秦之邑吏也；韓信者，楚之亡將也。

順天府鄉試錄序

仰惟皇上，中興起運，聖學緝熙，明德峻極，剗先朝之弊，弘祖宗之舊，而于人材一事，尤加意焉。嘉靖戊子，當鄉試之期，順天府府尹臣黎奭以考試官請，上命右庶子臣韓邦奇、臣方鵬主其事，而同考試官則署員外郎臣鄧尚義，主事臣方一桂、臣吳麟，行人臣楊春芳，助教臣薛僑，教諭臣李憲、臣李粹然，訓導臣張善。臣，何器也？祖宗之初，司文衡者，不惟其官，惟其人耳。其後乃一切皆用儒官，取人之途既狹，而欲收得人之效，顧不難哉！邇者皇上用廷臣議，畿內擇京官，進士出身文學著聲名者，每經各一人，而其餘儒官遴選之，視昔亦加嚴矣。比入院監試，則監察御史臣丘道隆、臣吳鎧先期經理，而臣奭實任提調之責。維時士之就試者，三千五百一十七人，三試之中，式者百三十有五人，制也事竣，乃錄其姓氏及文之尤者，爲錄以獻，臣當序諸首。

臣惟我皇上，以非常之主，龍飛特起，而于文衡之司，今特用以非常之選者，此無他，冀得夫非常之才耳。責望之深，付託之重，凡我諸執事，其不自懼以求自副乎？此無他，其道惟公與明耳。公則取之有其本，而不才者不得以亂真；明則照之有其具，而不才者不能以亂真。明，非臣等所敢知也，是惟孜孜於公，以求自盡而免折覆之咎焉。由是而求之，非常之

才，其庶可得乎！夫聖天子垂情如此，諸職事戒慎如此，凡以爲諸士子也。諸士子其亦知所自懼，求以自副乎！此無他，以非常之事業自期待耳。今觀諸士子之所陳，鬱鬱乎，慥慥乎，非道莫言也。究義理皆斯道之精微，條事物皆斯道之殊散，論政治皆斯道之顯發。即是而觀之，諸士子其能建非常之事業，以自奮者乎！此無他，行是言也，勿庸違焉耳。惟時諸執事不負其職，而有以答聖天子之休，諸士子不負其言，而有以慰諸職事之望矣。此無他，惟我聖天子非常之德，覆冒如天地，浸漬如江河，如臣等一草一木之微，孰不自盡其生生之化乎！經曰：「元首起哉，股肱喜哉。」又曰：「帝光天之下，萬邦黎獻，共惟帝臣。」其惟今休與！諸職事、諸士子其非常之遭際何如也，其非常之榮幸何如也！凡我諸職事，其最之！凡我諸士子，其最之！

歷官表奏序

少師大學士介溪嚴公之左史，錄公歷官表奏，彙爲巨帙，而分類有七：曰論建、曰題奏、曰辭免、曰稱賀、曰陳謝、曰題請、曰避言，十卷，一百六十二通。奇習見公荷聖天子之倚眷，晉日三接，益錫十朋，言則都俞，位則元輔矣。且見公德望勲庸，天下尊而仰之，肅而將之矣。及得是編而讀之，乃知聖天子所以倚眷公，及公之大作獲知遇之隆，有所自也。

惟古昔名臣碩輔，際聖王、遭明時也，登名鼎彝，垂光汗簡，其發之也宏，必其蓄之也富。然考其大要，惟二焉：有高天下之才曰「相才」，有高天下之度曰「相度」。夫大臣之責，萬幾攸代，天下之重，一身任之，非才高天下，何以能勝？非度高天下，何以能容？然度在人情，尤爲所難。辛甘燥濕，欲其調劑；黯闇汙濁，欲其茹納，非包荒之量，忍巽之堅，其何以濟！昔有宋之命相也，非才俯一世，名冠一時者不得預其選。自今觀之，有高下之不同者，非其才之不足，蓋度之未恢也。

是編也，其經綸惠亮之宏猷，通權達變之妙用，鳳翔豹變之文章，無不畢見，中間曲折調護，則又見其心勞力瘁。牖巷

之納遇，因事以就忠，將順以成志，有非尋常者所能測。至於不知公者，屢加詆誣，公豈惟不之較，有疏而論救者，夫何？古今以爲難者，而公獨處之易哉？聞公方六歲，書過目即弗忘，即曉解義理。在庠序時，人即以公輔期之，然則公之才與度，蓋得之天而養之素者也。書曰「旨哉！乃言惟服」，聖天子之納善也。又曰「敢對揚天子之休命」，公之報稱也。嗚呼，盛矣哉！

北畿鄉試同年敘齒錄序

戊子，余及矯亭方公，被命主考順天鄉試。明年中式諸君子，以其齒錄而刻之。時余已里居，壬辰，余復至京師，諸君子請余序。

夫鄉試，有錄矣。復錄此者，存厚也。宋儒有言：「士以忠厚爲本。」厚者，萬善之基，百行之首也。是故厚於國者，臣之忠者也；厚於家者，子之孝者也。是錄也，諸君子朋友之厚者也。朋友且厚矣，而況於國乎，況於家乎！然則諸君子爲忠爲孝，即是錄而盡之矣。忠與孝，萬善百行盡之矣。茲錄之刻也，其益博矣乎！故事余當序諸首，而矯亭序諸後。矯亭，余戊辰同年也，齒則先余五年。是故進矯亭於首，而余後焉，亦以厚也。余又以厚，而爲諸君子倡也。諸君子其勿忘厚乎！夫峭焉而訐，非厚也；比焉而同，亦非厚也。諸君子其察厚之道乎！

易林推用序

五星連珠，日月合璧，所謂「七曜」齊元之法，數之始也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，一歲，天運之全數也。微秘不盡，餘數也。三百四十八，一歲，月運之數也；三百六十者，六甲相乘，六甲之全數也。月甲之數，非造化之正，而聖人兼取之

者，乾坤之大用也。今夫端陽之日，非五氣之五日也，諸家之術，用之必驗。六甲非氣之全，自古紀數必用者，乾坤之用不可遺也。數雖萬變不齊，然實不過於三元，再倍而六，得全日三百六十六。雖曰日之所餘，曆不能齊，於全日無損焉。聖人倚數於此矣。是數也，以天運爲體，以月運紀年，以甲子紀日，歲餘三時，四餘益一，支干起於兩，上元之首，三百六十年，一運之始，推自坎中焉。直日之爻，千歲可坐而致矣。爲京氏之學者，此其階也。

澤州志序

予友友山王子仲和之守澤也，有邦亮采，文典是敦，爰命儒學正郭君撰州志。志成將刊之，屬予序。

夫志，紀也，紀其實也，是故志貴實而已矣。天下類有作焉，實則鮮矣。其何以徵乎？是故采風者憾焉。自吾朝邑言之，副都御史李公以鄉舉，興方一統志之作也。諸生華以進士之稱，纂修者弗能正也。北洛大川冒漆沮之名，相去遠矣。申、屠、思、恭四賢之大節，遺而不錄。懷丙之瑣細，胡取乎？夫進士登科，錄可考也。川源，地理之顯著者也。四賢之事，唐史所載甚明也，一統志，館閣名臣所述也。如斯而已矣，他何望焉？故實者鮮矣。是集也，其足以徵乎？王子，論篤博雅君子也。其必有以考實矣，是故可以託諸木矣。

王公行實序

王公既沒，於是丹徒靳宗伯爲王公墓表，杜鄠王選部爲王公志銘，高陵呂太史爲王公傳，秦安胡太史爲王公狀。而王公歷履，始末詳矣。王公亢爽不羈，所爲皆大度，事喜直言，故立朝多所論列。王公能面可否，人人或有過枉，輒被詰，人以是謹避王公，王公以是重得罪於人，而王公蓋囂囂不戚也。今觀四家之所稱述，大率皆類此，可爲王公行實矣。

北司獄中聯句序

余既爲守臣狀論徵詣京師，下錦衣北司獄。越二十餘日，東巖以言禮並繫。又二十餘日，於是各出所懷，相得甚歡，或物感必爲詩，詩必聯，聯止盡意，不求工也。故雖拷掠禁錮，不覺有愁苦狀。余與東巖相聞已久，今日則動靜飲食，須臾不違，語所謂造次顛沛之時，於是相知始真矣。東巖曰：「斯及也，又何幸也。乃得東北之朋，可以世講矣。」顧余夷坦疎逸，雖弗若東巖之沉毅淵默，然昔則同年也，平生則同心也。今又同守坎血之需，而不違明夷之道，以達其變也。況余之得罪，不在於守臣之狀，東巖之得罪，不專於言禮之章，天下容有詳之者，其事復偶有相同矣。

君子以同道爲朋，誠若東巖之云哉！夫古之人不輕於定交，亦不輕於絕交，惟其終之，不可以輕絕，故其始不輕定交於可絕之人。若其本同而末異，違忠孝之節，觸貪殘之禁，懷讒諂之奸。「友」以義合者也，請終絕之，何恤朱穆之貞孤！其一言一行，出入小德之中，將由涓涓以成江海，雖在千里，勿忘箴規，亦不得爲蘇章之矯激，「友」之時義大矣哉！昔管、華並學，齊名國內，夫何未幾，一則秉服道德，爲天下高士；一則躬親惡逆，爲千古罪人，一念之萌遠矣。又嘗見古今豪傑之士，一爲時所棄斥，遂荒唐曠達，寄情于神仙曲蘖之間，自以爲迴出風塵之外，而不知已落風塵之下矣，此尤今日責善之切務也。余與東巖，其懋敕之別矣，各錄其詩一通以志意，而復爲前說云。

陝西奏議序

侍御張公欽承天子明德，巡於西嶽。既年餘，奏議積成巨帙，吾陝藩臬諸公，請刻以傳。公按陝也，風采凝肅，威動河華，群司百執事，竦息屏懾，奔命趨職，罔敢或後，一時咸稱明作，賢士大夫往往誦說，今復獲見奏議焉。

夫言不切於時務，不關於經世，則雖富如相如，奇如子雲，徒爲君子嗤。吾病夫建議者，泛言蔓說，虛談迂論，檄牒紛紛，罔裨實用，遂使胥吏目爲通行，諸司揮而弗視，謄錄者執筆稱苦，依准者惜紙浩歎。滑稽之士，摘其浮謬之甚者以爲話柄，則亦何貴於言哉！今觀公疏，累累幾萬言，中間昭功救罰，矜胥刑故，佑善懲奸，防微剔蠹，結久滯之獄，發積弊之隱，是皆可示戒、可用勸、可底行，是故延綏撫鎮之論，天子爲之收回成命，特賜嘉納。自餘諸章部院，復逆僉同，亦多允俞。昔漢人以識時務爲俊傑，宋人以彈文爲經世，然則群司百執事震服於公而收明作之效者，有由矣。是故藩臬刻而傳之。奏議凡若干卷，計若干通。

南渠存稿序

「南渠大中丞」，黃巖王公號也；「稿」，錄公所著也；「存稿」，錄其存者也。錄其存，亡者多矣，奚其亡？公遭天蕩之變，盡沉之江也。公子南臺經歷君，得之家笥，訪之朋舊，索之公署及故吏有潛錄之者，詩九卷、文五卷、疏二卷，蓋十之四五耳。然已富矣。

昔歲，公舟覆于江，流數十里，幾至金山，舟尚不拆，公扶樓柱而立，水沒胸，時同溺者書生。公曰：「吾平生無逆理事，今若此，命也。」書生姑慰解之，曰：「尚未可知。」公曰：「已若此，知爲江耶？海耶？何謂未可知？」舟子溺者抱鼓楫浮于江，漁舟拯之。舟子言：「公溺。」乃集數舟追公。適潮逆湧，覆舟上流，眾環視援，策無所出，乃載薪舟下。眾曰：「採薪者，必有斧斤。」呼薪舟至，共鑿舟底，出公及書生。公曰：「水深，吾兒幼，必死矣。」眾人鑿兒艙並出之。眾請公登岸，公曰：「尚有隸數人，豈可吾父子獨生？」而遽往，乃命鑿隸艙，皆出之。

嗚呼！長江天蕩之險，大風舟覆，漂流數十里，鑿舟而出，無一溺死者，異矣哉！聞之傳紀，古之人有蒙大難而不死者，必天地鬼神有以相之。天地鬼神，夫豈有私於人哉？必其人大德行，足以感天地、動鬼神，而後獲其應然。必使之

遭此者，蓋將顯君子之善，申祐命之公，以爲下士勸也。嘗稽公之履，察公之安，清操峻節，忠言惠政，行己立朝，足以式士類而範官常。是變也，當死生大故之時，乃能從容就命，不忘拯同難之細人。即此亦可以徵其所養，可謂盛德君子矣。豈可謂「適而遭、幸而脫」哉！

若斯稿之風調，則李、陸諸公評品已詳，而讀斯稿者，亦能自得焉。故獨取公之出坎陷而亨貞者，詳著稿存之由，且以昭德感示天應云。

介一集序

雷生洵，博刻其父介一集，來問序。介一起家名進士，拜官行人。性介直，罔諧於時。早就里居，因以「介一」自號，里居者二十餘年，故得從容于詩文，今卒矣。洵、溥二生刻之。

夫人子于其親之手澤，雖物玩之微，且珍藏之，弗忍遺也。況詩文乃前人精神心術之所運，所以詔來裔而示後進者。仁人孝子，忍弗傳乎？且二生者亦敏秀，能詩文，是又能以身傳其親之善者，豈徒託之木而已哉？若其詩調文格，讀其集者能自得之，固不俟吾言也。

志樂序

昔子華有志於樂，孔子扣之。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」奇，何人也？議及於斯，竊有志而未能也，故曰「志樂」云。夫樂，生於心者也，有是心而無所寄，宣其意於言，言成章爲詩，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，而被之聲容，是謂之樂。樂無詩，非樂也，亦無樂也。